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駟之什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

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箋云季孫行父季文子也

史克魯史也音義

駟古焚反說文作駟又作駟同牧徐音目坰古焚反徐又苦營反或

苦瓊反遠也下

**疏**

正義曰作駟詩者頌僖公也僖公

同父音甫注同

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

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

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

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

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為

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詩

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駟詩之

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注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

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

者總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

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

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為費寡少

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

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

為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為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箋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為氏死諡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僭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

牧於坳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騤騤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坳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坳箋云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傳牧之垆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  
純黑曰驪黃驛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  
有田馬有駕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垆之牧地水草  
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思無疆思馬  
斯臧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

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音義

牡茂后反草木

疏云隅馬也說文同本亦作牧驕戶橘反阮孝緒于密  
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即西反說文  
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化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  
云驛閑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驛息營反赤黃曰驛下

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勇反驚音奴飲食上音疏正義  
陰下音嗣又並如字疆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疏曰僖  
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  
言其事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  
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  
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駟然薄言駟者有何馬  
也乃有白跨之驕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  
黃驂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  
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  
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  
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  
傳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  
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  
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  
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坰者闕

廣之義故為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杜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為通稱因即據野為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出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為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為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為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為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莧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坰野共為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

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為河南成周為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

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正義曰必牧於坰野者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為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為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易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

特美之傳正義曰上言駟駟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駟駟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色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為黃明矣故知黃驪曰黃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為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為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百一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一閑諸侯

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駑一種而分為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案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為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草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為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為立名謂之良

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  
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  
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益亦準其時事分  
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  
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  
右田亦為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  
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  
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  
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  
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  
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輶人  
為輶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注云  
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  
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  
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  
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

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  
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為良此傳獨以齊馬為良馬者以  
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  
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  
威儀也箋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云反覆思  
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  
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  
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以  
車伾伾傳蒼白雜毛曰駟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駟蒼  
祺曰駟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傳才多材也音

義

駟音佳駟符悲反字又作駟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  
作駟音丕駟音其伾敷悲反說文同字駟作駟走也

父之反音丕祺疏傳正義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音其字又作騅騅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騅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騅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騅騅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騅剛禮稱陽祀用騅牲是騅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辨明者也上云黃騅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騅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騅者黑色之名倉騅曰騅謂青而微黑今之騅馬也顧命曰四人騅弁注云青黑曰騅引詩云我馬維騅是騅為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任任有力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騅有騅以車繹繹傳青騅騅曰騅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騅

黑身白鬣曰雉繹繹善走也思無斃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斃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音義

驛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鬣也駮音洛樊孫爾

雅並作白馬黑鬣鬣尾也駮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鬣尾也雉音洛本或作駮同繹音亦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崔本作驛驛本亦作駮郭良恐反毛色有深淺斑駮隱駮今之連錢驄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隣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疏傳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驪孫炎云色有數音亦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駮隱駮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駮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駮馬黑鬣然則鬣即是鬣背謂馬之駮也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其駮雉爾雅無文爾雅有駮白駮駮馬黃脊驄音乾則駮是色名說者以駮為赤色若身鬣俱

赤則駢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駢即今之駢馬也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駢字而俗本多作駢字爾雅有駢白駢謂赤白雜色駢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駢白曰駢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駢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駢白駢下乃引易乾為駢馬引東山皇駢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駢也其字定當為雜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作始也者釋詁云倣作也始也倣之所訓為作為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箋正義曰數厭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駢有驪有魚以

車祛祛傳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駮豪駮白驪二  
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  
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音

**義**

駮舊於巾反讀者並音因駮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  
文似鰕魚驪音輩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

字書作駮字林作駮音並同毛云二目白曰魚爾雅云  
一目白曰鰕二目白曰鰕音開祛起居反彤徒冬反赤也  
駮戶晏反邪似嗟疏傳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駮舍  
反注同復扶又反疏人曰今之泥驪也樊光曰駮者目  
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驪或  
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  
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  
又云彤白雜毛駮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諸馬名駮郭璞

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矐二目白魚  
舍人曰一目白曰矐兩目白為魚郭璞曰矐脚脰然則矐者  
矐爾雅無文說文云矐矐也郭璞曰矐脚脰然則矐者  
膝下之名釋畜云四散皆白驕無豪矐白之名傳言豪  
矐白者蓋謂豪毛在矐而白長名為驕也驕則四散雜  
白而毛短故與驕異也此章言駕馬主以給宮中之役  
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箋正義曰徂訓為往行乃  
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  
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  
章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  
說鄭

駟四章章八句

序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云有道者以禮義

相與之謂也音義

駢備華反又符必反字林父必反

疏

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

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皆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為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箋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駢有駢彼乘黃傳駢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箋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

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傳振振羣

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

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

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

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

則皆喜樂也音義

乘繩證反下同大學音泰咽本又作  
觀同音烏玄反又於巾反樂音洛注

喜樂下于胥樂兮及疏正義曰言有駝有駝然肥彊之  
注安樂同朝直逼反馬此駝然肥彊者彼之所乘黃

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彊乘之則可以升  
高致遠得為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  
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用  
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  
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  
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潔白之  
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潔白者衆  
士也此衆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  
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  
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正義  
曰以駝與乘黃連文故知駝者馬肥彊之貌以序言君  
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  
乘故言乘黃箋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彊喻臣之彊力馬  
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彊肥彊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

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彊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當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効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為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為義在身得理為德雖内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為明德也于於胥皆釋詁文潔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為賢人所慕故潔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為文則明

義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  
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為燕  
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  
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  
皆喜樂也

有駙有駙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  
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疏傳正義曰言臣有餘敬者臣禮朝朝暮夕

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  
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  
君有餘惠也箋正義曰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者以  
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

醉欲退也潔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有駟有駟駟彼乘駟傳青驪曰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云載言則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傳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

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音義駟呼

縣反又火玄反徐又胡眇反又音炫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以之反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疏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故致陰陽和順從今以

為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傳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

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正義曰青驪曰駟者釋畜云青驪駟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歲其有豐年也者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箋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 有駟三章章九句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音義

泮普半反疏正義曰作泮水詩者

頌僖公之能修泮宮也泮宮學名能修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宮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致故序言能修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修泮宮無能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雖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蒺蒺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傳戾來止至也言蒺蒺聲噦噦言其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蒺蒺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

聲也箋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

宮我則觀其旂伐伐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

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音義

僖音希類

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鄭注禮記言類班也所以班政教芹其中反辟音

壁下同圓音圓觀古亂反又音官伐蒲

疏正義曰僖公

害反又普貝反本又作伐噦呼會反

能修泮宮為

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

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

度則其旂乃伐伐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

車服得宜行超中節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

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正義曰此

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修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修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修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為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於泮林皆謂泮宮為

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  
采菜而同其文箋正義曰芹水菜也者采菽云臧沸檻  
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水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  
泮水之意藻節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  
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以采菜為  
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  
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修觀  
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為菜又申傳辟廋泮宮之義辟  
廋者菜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壁令四方來觀者  
均故謂之辟廋也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  
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  
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  
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菜  
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  
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  
來觀者均則辟廋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

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廟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牆院故得圓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著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益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蓄水本以節觀宜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壑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從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廡泮宮之

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為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為至是戾得為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復解泮宮在郊旗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立意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躊躇其馬躊躇其音昭昭傳其馬躊躇言彊盛也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

德音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傳色溫潤也箋云僖公之至

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音義

藻音早水草也踰

疏

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

居表反昭之繞反

疏

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

是馬音

故明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傳芣鳧葵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

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

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

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音

**義**

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干寶云今之鮑躑草堪為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

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萑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即豬萑也本草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鳧音符者與音餘屈邱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疏正義曰毛以為魯人言已云屈收也收飲得此衆聚疏正義曰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歛此醜衆人民鄭以為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賙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為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五章言其伐克也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茆與苡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蓴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

以采可以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

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  
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  
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  
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  
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為  
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  
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  
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  
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  
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  
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  
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歛  
之義故為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  
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歛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  
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歛此羣

東傳意或然箋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渥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傳假至也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倣也僖公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云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

福祿音義

假古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祐音戶

疏

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

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效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皆庶幾力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僖公行已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箋云克能攸

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

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

囚傳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

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

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

人音義

矯本又作矯亦作踦居表反馘古獲反疏正義

截耳也臯陶音遙臯陶唐虞之士官

疏

正義

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  
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  
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  
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問  
獄如臯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馘  
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  
也箋正義曰克能攸所皆釋言文傳正義曰囚拘釋言  
文箋正義曰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

曰讖故云讖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因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讖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又在泮宮也彼云以訊讖告者即此獻讖是其事也所讖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臯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讖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傳桓桓威武貌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

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  
在泮獻功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  
進進也皇皇當作晔晔晔晔猶往往也吳譁也訕訟也  
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  
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

官者皆自獻其功音義

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

韓詩云芻除也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晔于况反吳鄭如字謹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揚余章反訕音凶謹音歡譁音花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

爭爭鬪之爭

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威武往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以狄為遠則此狄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剔治毛髮故為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皇皇美釋詁文

揚興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  
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箋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  
烝烝猶進也謂前進則皇為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  
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  
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詳為聲故以娛為詳  
也訕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為不謹詳不揚為  
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  
不謹詳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  
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獄之官由在  
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傳觶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觶  
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傳甚傳緻

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箋云

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

謀為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音義

肅音蚪搜依字作摻色留

反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傳音附釋本又作射又作數作憚皆音亦厭也施式氏反本又作弛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埋音因塞也刊疏正義曰毛以為多士若干反服虔云削也度待洛反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即服故角弓其觚然弛而不張東矢其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

者故能克服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為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為弓其張則觥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傳綴而勞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傳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為不戰之辭故以觥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

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  
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  
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為衆意得以弓言觥  
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  
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猶亦為道王  
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  
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  
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  
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為深美之言箋正義曰以上  
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  
云角弓觥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弛弛急也搜為矢行  
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  
得以甚博為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傳綴言安穩而調  
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  
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  
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

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埋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埋木刊服虔云埋塞刊削也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鴉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

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音義

翻音篇鴉子嬌反黠說文字林皆作萇時審反

為于偽反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應音獮云闊也一日廣大也琛勅金反捷為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路遺唯疏正義曰翩然而飛者彼飛鴉惡聲之鳥今來季反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黠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黠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傳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為遠行貌琛圭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為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

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居在  
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  
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  
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楚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  
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箋正義曰大賂  
者賂之多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師諸  
侯伐齊齊人賂晉侯有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  
有賂是及羣臣故知賂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  
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  
金三品荊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  
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  
云厥貢鏐鐵銀錕兩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  
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  
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獨  
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

鍾考工記工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 泮水八章章八句

序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宇居也音義

閼筆位反音疏正義曰作閼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  
祕同僖音希疏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  
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草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  
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  
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  
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為  
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  
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  
而已自二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

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閼宮有佻實實枚枚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佻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磐密也箋云閼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

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  
晚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麥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傳先種曰植後種曰穉箋云奄猶覆也姜嫄  
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  
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  
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  
后稷稱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傳  
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

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音

**義**

恤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間暇無人之貌也

也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菑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圻勅宅反裂也副孚逼反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穆音六本又作稊音同植微力反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稊音稚韓詩云幼稼也菽音叔大豆也俾必爾反本又作卑下同疏正義曰三長張文反秬音巨縝子管反繼也粒音立疏正義曰三傳公先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恤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磐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而顯著

者其姜姓之女名嫫也此姜嫫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卞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晚稼穡之事又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稷先種之種後種之穡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繼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閼宮為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嫫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閉謂閉戶拒公故閼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嫫則此述姜嫫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嫫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嫫之廟而謂之閼

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乃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禰宮蓋以姜嫄祈邠禰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禰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恤為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磐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磐之加密石焉是磐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磐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閼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奕斯所作

發首言閼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閼宮首尾  
相承於理為順矣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  
立廟而祭不宜以閼為名釋詁云閼神溢慎也俱訓為  
慎是閼神為神閼與閼字異音同故閼為神也以其姜  
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  
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傳正義曰毛氏不信履  
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  
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  
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正義  
曰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  
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為依其身履其拇指之  
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  
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  
氣使得懷妊后稷也生民言不圻不副無災無害文在  
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  
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妊

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  
其不坼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  
不坼不副災害謂懷妊時坼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  
同故引彼為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  
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  
不遲晚也傳正義曰重稷稷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  
穀名先種曰種後種曰稷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  
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稷天  
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  
稷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  
為同則此奄亦為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  
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  
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  
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以五穀  
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  
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

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  
又解后稷其名曰棄未為司馬不言棄為司馬而言后  
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  
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  
帝曰棄是后稷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為農師  
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  
之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任五教  
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  
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  
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襄述  
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  
且尚書刑德放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故云後雖作司  
馬猶以后稷稱焉傳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為業  
也箋正義曰拒黑恭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  
當時所為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  
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

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

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傳虞誤也箋云

届殛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

所以罰殛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

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

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箋云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

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

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

以美大魯音義

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翦子踐反鄭  
斷也斷音短下同幽彼貧反王于況反

屆音戒貳音二殛紀力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復扶疏  
又反敦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與音預  
正義曰毛以為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  
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  
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  
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  
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  
自以為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  
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  
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  
之衆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  
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為斷緒為事無  
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  
汝為異餘同箋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  
箋以為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  
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正義曰

大明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  
無貳心傳以虞為娛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  
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  
箋正義曰屆殛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  
殛又轉為誅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  
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  
牧野殛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  
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  
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  
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  
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旅衆釋  
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為治釋詁云咸皆也  
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為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  
稷以來世修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  
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

先祖言與先祖  
同成其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傳  
王成王也元首字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  
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  
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  
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彊於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  
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  
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

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為祈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傳騂赤犧純也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

饗之宜之多予之福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傳諸侯夏禘則不祔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牲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

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千舞  
也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傳震動也騰乘也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  
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

卿也岡陵取堅固也音義

藩方元反策初草反令力呈反解音懈忒他得反駢息營

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福音福逼也犧尊鄭素河  
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  
魚蒲色反載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輪  
羊灼反裕咸夾反福音逼沙蘇河反刻鳳凰於尊其羽

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狔徒門反釔字又作  
餅音刑為其于偽反軀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跗方  
于反熾尺志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  
反僭子念反疏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  
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  
立汝首子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為周室  
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為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為侯  
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  
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  
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  
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  
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懈怠所獻所祀不有  
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為君之天及君祖后  
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  
以為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  
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

禮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為嘗祭此  
夏而已福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  
之令其不得舐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  
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  
則有以火去其毛而魚之豚又有切肉之截與大羹鉶  
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  
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衆多  
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是有慶賜之榮作者  
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  
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  
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  
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  
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  
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為異以載為  
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正義曰洛誥  
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

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  
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禘祭文武  
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  
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  
伯禽也呼周公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  
也俱訓為始是元得為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為居  
箋正義曰諸侯為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  
之使為已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  
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田為魯有  
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  
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  
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  
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  
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  
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為  
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

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  
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  
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  
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  
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  
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  
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  
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  
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  
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  
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  
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  
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  
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  
方七百里者已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  
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

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與忒也孫炎曰忒變雖不一是忒為變之義也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

之而謂之為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魯不得偏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馬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為有勤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牲，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傳正義曰：「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年，雖為禘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禘。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禘，於秋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為禘，禘不廢時祭。令魯亦如天

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禘復為嘗鄭禘禘志云儒家之說禘禘通俗不同或云歲禘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識所云故作禘禘志考春秋禘禘之數定以為三年禘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禘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禘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禘則以為禘在夏禘在秋鄭於禘禘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禘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所以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犢禘禘禘嘗禘烝言天子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犢禘而已於夏秋冬則為禘復為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禘禘一犢一禘嘗禘烝禘其意言諸侯當禘之歲春則犢禘夏則禘而不禘秋冬乃為時祭而復為禘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

衿袷則不啻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  
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福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福之  
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福設  
於角衡設於鼻如楸狀如彼注福衡別兩處設之此箋  
申傳言福衡其牛角為其觝觸人以福衡為一者無文  
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駢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  
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  
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  
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  
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  
云牝特也白牡謂白特駢牝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  
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  
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  
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  
也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  
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

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魚豚者地官中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故知毛魚是豚彼注云爛去其毛而烹之也戴謂切肉曲禮注云戴切肉是也大羹釧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釧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滑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釧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釧羹謂盛之釧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以房俎注云梲斷木為四足而已巖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楨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穀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散烝謂體解節折

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太廟俎用梡嚴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為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箋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牲騂騂騂騂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為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

制足間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為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千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箋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為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嘏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為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為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為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傳大國之賦千乘朱英

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於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

背壽胥與試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

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箋云

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

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

壽秀眉亦壽徵音義

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耕反勝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屯

勅亮反弓衣也字或作韞同宵直又反綬息廉反說文云綬也沈又蒼林反又音侵烝之升反增如字綴沈知稅反又張劣反艾音刈台背他來反下疏正義曰上既音貝艾五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美其祭祀鬼

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  
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  
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  
英飾重弓共在車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  
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  
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  
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  
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  
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  
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  
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  
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  
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  
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正義曰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草車千乘今復  
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草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

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纒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小戎云

竹閉緹。滕傳曰：緹，繩也。滕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  
滕繩者，滕亦為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但傳詳彼而略  
此耳。重弓為內弓，於豐豐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韞二弓  
是其事也。箋正義曰：弓，矛所用執而已，解其有二，矛重  
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  
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  
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  
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  
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  
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滕與二矛重弓  
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滕是重弓  
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  
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敢，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

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樂鍼為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  
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鍼之戰左傳稱邾  
無恆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蒯賁不敢自佚備持矛  
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  
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  
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傳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  
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為胄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云  
綬綬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綬耳文在胄下則是甲之所  
用故云以朱綬綴之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  
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憎誤也箋正  
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  
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僖  
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  
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  
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敎云復周公之字  
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

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為四萬此頌  
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答臨  
碩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  
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  
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  
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  
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故知當時無  
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  
之字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  
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為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  
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  
多也傳正義曰庸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  
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為止也箋正義曰僖父皆創故  
為父也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  
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桓公耳僖四年經  
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

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我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

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

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音

義

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疏正義曰毛以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近附近之近疏為既美征伐

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已有極東之地至於近

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為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正義曰唐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内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唐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白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内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為望也荒訓為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箋正義曰釋言云弁蓋也孫炎曰弁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為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為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為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尊王室故知來同為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此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

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音義

鳧音符山名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同

山名也繹字又作貉武伯

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

反行下孟反應應對之應

疏

山繹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為蠻貊

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

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

功於是順服也傳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

之陽有桐木也鳧繹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

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

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辯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

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

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

言南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

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傳常許  
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  
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  
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  
孟嘗君食邑於薛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  
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也與羣  
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

壽徵音義

音餘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覲

音同一音如字為于

疏

正義曰毛以為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

偽反祝之又反下同

疏

正義曰毛以為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

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  
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  
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  
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  
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  
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  
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鄭唯以嘏為福為異餘  
同傳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  
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舉邊邑  
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  
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正  
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

嘏是受福曰嘏傳以常許為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  
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  
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  
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  
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  
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  
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  
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  
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  
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  
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  
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  
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  
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  
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  
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許田

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  
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  
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  
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  
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  
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  
是為孟嘗君  
史記有其傳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傳徂來山也

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松栢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  
斯所作傳楠棖也烏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  
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

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修  
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  
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  
室屋壞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曼長也箋云曼修也廣  
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音義斷音短度待洛反桷音

音託奕音亦懷色追反姣  
古卯反屬音燭曼音萬

疏

正義曰毛以為僖公威德  
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

臣修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  
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  
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桷有舄然而大作為  
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

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桷之與榱是榱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公桷謂刻其榱也梲是桷狀故為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彊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

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修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閔宮卒章言新廟明是修彼閔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修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修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為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

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修者事為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定本集注箋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閼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考證

魯頌駟章有驕有皇○皇說文作驤

泮水章薄采其芹○芹白虎通作苢

閼宮章遂荒大東○爾雅注作遂輜大東

新廟奕奕○新蔡邕獨斷作寢奕奕周禮注作繹繹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考證

謹案第一頁後五行疏定本集注刊本注訛本今  
改

第四頁後二行疏子二十里刊本二訛三今改

第五頁前五行疏以載師掌任土之法刊本任訛  
在據周禮改

前六行疏彼易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刊本脫  
易字今增

第六頁前五行傳國之大事刊本事訛祀今改

第七頁後一行疏蒼白雜色雕刊本蒼訛倉據爾

雅改

第八頁前八行疏黃脊驥刊本脊訛春今改

第九頁前一行傳駢白驛刊本白訛曰今改

前四行音義駟刊本訛駟據監本改

前五行音義二目白曰魚刊本二訛一今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傳箋云于往刊本往訛邁今改

前五行音義又普貝反諸本貝訛具今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疏感沸檻泉刊本檻訛濫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疏其徃征也刊本征訛徃據  
毛本改

前五行疏則此狄亦為遠也刊本此訛北據疏上  
文改

第二十七頁後七行疏宮室之飾刊本飾訛師據  
禮記注改

第二十九頁前六行疏且尚書刑德於云諸本放

訛故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一行疏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  
用二特牛禘祭文武於文王廟諸本也訛於用  
訛周據尚書注改

第四十二頁前一行疏大數可為四萬諸本大訛  
文據疏上文改

前四行疏故知當時無三軍也刊本故訛使今改  
前八行疏唯有桓公耳刊本桓訛僖今改

第四十四頁後四行箋許許田木聞也許字複出  
其一疑衍

第四十六頁後八行疏其寬大當作甚寬大

第四十八頁前一行疏賦文諸本文訛文據左傳  
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

謄錄監生臣彭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三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卷三十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頌

那之什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箋云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  
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

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

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音義

那乃何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為殷  
後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  
祖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疏正義曰那之詩者  
祖皆放此朝直遙反折之設反疏祀成湯之樂歌也  
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  
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總序商頌廢興所由  
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  
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  
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此十  
二篇以那為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  
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  
候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

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為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為其號死因為謚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王者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大師校定真偽是從大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大師以那為首則大師先以那為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為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大師以那為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大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總云祀成湯也箋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不修也但禮事非一箋畧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修習故忘其禮之儀

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修習故失其聲之曲折  
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  
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  
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  
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  
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  
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  
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偏奔魯為防大夫故曰  
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  
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  
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  
父何宋濬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濬公之適嗣  
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  
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濬公世子父卒當  
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  
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濮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傳衍樂也烈祖湯有功利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

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齋之日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  
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于其  
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  
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靴鼓淵淵嘒嘒管聲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傳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  
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

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

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麇饌則又敬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

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

者之來意也音義

猗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執

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獲戶故反殷湯樂曰大獲衍苦旦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嗜市志反為于偽反僂音暖僂苦代反淵古

玄反又烏玄反噉呼惠反倚於綺反於音烏注同庸如  
字依字作鏞大鐘也數奕繹並音亦繹字又作恽同恪  
苦各反說音悅下同屢牋練反本疏正義曰毛以為成  
又作薦同饌士戀反烝之丞反湯崩後祀於其廟  
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數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  
制作獲樂植立我殷家靴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  
以祭其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靴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  
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  
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  
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  
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來宜  
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靴鼓之聲淵淵而和也  
噉噉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已和諧  
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以  
其樂音和諧更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盛意者乃湯之  
為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大鐘之鏞

與所植之鼓有數然而盛執其干戈為萬舞者有奕然而開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為異其文義畧同傳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為歎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詁文鞀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鞀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正義曰金縢云植壁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鞀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大濩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鞀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濩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鞀亦稱植之意鞀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

自擊是說靴之狀也傳正義曰衍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為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曰烈祖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為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正義曰禮設縣樂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為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為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為言雖可以闕之後世以為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為升故易傳以奏假為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鐘奏之經雖言鼓而鐘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

奏升堂之樂為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臯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為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指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謂致齋也散齋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為殷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為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

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

傳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為玉磬聘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周尚臭殷尚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解之箋正義曰磬玉磬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歌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韋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傳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衍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云祖善為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故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

是大鐘曰庸也以數為鐘鼓之狀故為盛奕萬舞之容  
故為開也箋云數數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箋正  
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杓夏禘秋嘗冬烝  
注以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  
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杓字之誤也王制云春杓夏  
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  
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  
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為秋冬發文直  
此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貴無樂而杓禘有之故得  
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  
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  
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不得  
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  
子孫顯大  
之所致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序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

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

宗音義

烈祖有功烈之祖復扶又反下亦復同

疏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

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祭時之事故言祀以總之箋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

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宗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傳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云祜福也賚讀如

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  
常福天又重錫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  
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  
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  
美歎之深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醲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眉壽黃耆無疆傳戒至醲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  
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  
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

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  
平列矣至於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如一皆服其職勸  
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  
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約軹錯衡八鸞鶴鶴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傳八鸞鶴  
鶴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云約軹轅飾也鸞在鑣  
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  
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鶴然聲和言車

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  
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  
平安之福使年豐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  
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  
我久長之福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  
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

故本言之音義

祐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同酤音戶賚  
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

下于況反竟音境本又作境裸古亂反齊側皆反本亦  
作齋醲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

同爭爭鬪之爭注同綏音妥安也考音苟總音摠調音  
條裸音灌軼祁支反錯如字徐又采故反鶴七羊反本

又作鏘溥音普穰如羊反穀飾古木反下音式鏹彼苗  
反篆直轉反朝直遙反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疏正義曰毛以為中宗崩後子孫祖之中宗之有天下  
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

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  
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

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  
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

於樽酌以裸獻以其潔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  
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

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  
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

位矣莫不總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  
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

得黃髮者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  
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軾以綵飾錯  
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  
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  
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歡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  
獲得豐年穰穰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賜之福又說  
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  
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  
時祭者乃由湯善為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  
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  
功於湯鄭以齊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  
也醴假無言謂總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  
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  
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  
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  
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

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為異其文義畧同傳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箋正義曰祐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齊謂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裸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梅謂酌以裸獻案禮言周法裸用鬯也殷禮雖則不明其裸亦應用鬱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鬯也釀秬為酒築鬯金草和之而已總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辨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

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充之傳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為至也酸總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為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一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酸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為喻非實羹也下句約執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釋詁假為升故易傳以酸假為設薦進俎之時諸侯總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禮非獨為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傳正義曰言文德之有聲也者

此解在車之飾非直和鸞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  
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  
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為大而其義  
不明但軼衡是諸侯之車以享為獻國之所有則以假  
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朝也箋正義曰軼者  
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軼轂飾也采芑  
詩言約軼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  
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與秦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鑣  
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  
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  
故從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  
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  
轂為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軼故言諸侯來助祭者  
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軼錯衡  
與輅車有夷連文夷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為金輅則此  
亦金輅知約軼錯衡為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

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為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為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者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為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為格故訓為至也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為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為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序玄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  
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  
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  
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  
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

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音義

玄鳥燕也一名  
祀音乙祀毛王

如字鄭作禘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雉古豆反雉  
雉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是  
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祖也本又作契同又  
作肅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三年既畢禘于太祖明

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疏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兩禘夾一禘是後本也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為

禘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為禘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禘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禘以總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禘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傳正義曰知此祀當為禘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為禘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

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為太戊玄孫之  
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作高宗  
眚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修政行德天  
下咸散殷道復興立其廟為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  
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  
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  
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  
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祫合祭於契之廟故  
詩人因此祫禘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  
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為  
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  
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  
明是為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  
既言崩而始祫因辨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  
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

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閏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專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禘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禘故明月即祫經

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訛訛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於太祖

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祭則公  
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  
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  
祫疏數之事也閏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  
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  
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  
除喪而祫則知閏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於祫  
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為  
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為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  
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  
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  
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  
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禘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  
其與祫當異歲也定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  
此箋及禮注皆為定解仍恐後儒致惑故又作志以  
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

一禘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禘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曰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傳玄鳥也春分玄

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配下而生商者謂配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

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為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履有九州為之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

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龍旂十乘大騶是承傳勝任也箋云交龍為旂騶黍稷  
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  
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  
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邦畿千里維  
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傳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  
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天下之經界言  
其為政自內及外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

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傳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  
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

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

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

也百禄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音義芒莫剛反後同  
娥夙忠反契母

之本國名郊祿音梅本亦作高祿卯力管反毫傍各反  
地名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解音獬武王于況反又如

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禧尺志反  
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任同疆居良反假音格下

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  
以為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又作苛音同鄭

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疏正義曰毛以為契母簡狄  
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篇同疏於春分元鳥至日祈於高  
禱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  
之言上天命此元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  
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總言天命生商又指  
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  
彼四方之國謂為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為長  
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  
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  
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  
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為人之子孫能行其先  
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甚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  
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  
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  
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  
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

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為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為已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興殷之道能為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為簡狄吞鬴卵生契故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為政於四方又以奄為覆言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又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為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員維河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

唯此為異餘文義畧同傳正義曰釋鳥云燕燕駢也色  
元故又名為元鳥毛氏不信識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  
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  
禋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禋之  
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  
云有娥氏女簡狄則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  
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元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  
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禋而生契也元鳥以  
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  
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記  
其所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元鳥使下生商  
也元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  
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  
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跡畫為  
九州是芒芒為大貌也箋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元  
鳥翔水遺卵流簡狄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

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  
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書序云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  
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  
甫謚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  
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  
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謚云學者咸以  
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  
也謚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案  
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  
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  
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  
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  
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

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  
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  
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之言非無理矣鄭必  
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說  
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  
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  
阪尹謂其尹在阪謚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  
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  
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  
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  
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  
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  
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  
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  
初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  
也又解將迷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

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義曰正長釋詁文  
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為已有非訓域為有也言奄有  
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  
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  
州之貢賦也箋正義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  
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  
天為古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海之國  
方方命之故為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  
人道言云徧告之者王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  
諸侯徧聞是徧告之也傳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者  
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  
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  
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  
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業甚難守亦不易故言  
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  
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

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糖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盛唯黍稷耳糖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神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及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

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  
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期年之間而  
十乘俱至也傳正義曰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  
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  
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箋正義曰箋以  
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為兆言已令千里之  
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為兆域先安  
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正義曰景大釋詁  
文員者周通之言故為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為任也  
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  
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正義曰  
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類  
并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  
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  
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  
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

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即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欲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間端也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長發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音義

長如字禘大計反王

云殷祭也王者疏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于況反又如字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

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郊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

帝非天皇帝也且周頌所詠靡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云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熒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益特尊焉考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

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  
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  
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  
祭天皇帝以饗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圓  
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  
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帝詩  
之大禘宜為圓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  
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  
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為郊所感之帝而商云  
祭天皇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嘗而郊  
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  
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  
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  
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  
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

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為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

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  
世故為久也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娥契母也將  
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  
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齔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  
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音義

濬音峻  
哲音慙

字或作慙芒音亡依韻音忙疆居良反竟界也幅方目  
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戶雅反下皆同圓音還又音圓  
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竟音境疏正義曰毛  
王天下于況反下湯王言王之王德皆同疏以為有深  
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  
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

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  
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見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  
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氏之女方欲長  
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  
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為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  
有娥方將謂有娥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  
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畧同傳正義曰濬深釋  
言文洪大釋詁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  
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  
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  
均且長也箋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總歎  
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  
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  
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  
其正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  
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傳正義曰有娥契母之

姓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娥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為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箋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娥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娥方將不得為簡狄長大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娥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華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

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  
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  
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  
盡行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傳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  
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  
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

爾整齊音義

撥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也徧音遍下同治直吏反相息亮反注相土皆同截才結

反長張

疏

傳正義曰上言有娥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

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為治也箋正義曰箋以契不為王玄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帝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若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為小國舜益為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

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偏  
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截整齊也截者斬  
斷之義故為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  
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為一國之  
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  
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  
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  
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孫子威武烈烈然而四海  
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國而已而云四海  
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  
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  
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  
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  
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違

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  
當天心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

式于九圍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

下假暇祇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

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

已而緩於人天用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

事於天下言王之也音義

湯齊如字浸子鳩反日躋子  
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為湯躋

讀此為日齋齋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  
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

暇此以義訓非韓字也疏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祇諸時反下士遐嫁反疏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興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于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于九州為天下王也傳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箋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

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侵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傳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祇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暇也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語宋公孫圉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為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傳球玉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

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綦著

焉擔負天之美譽為衆所歸鄉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

政優優百禄是適傳統急也優優和也適聚也箋云競

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音義球音求美玉也下同綴

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蚪反珽吐頂反天子玉笏

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綦所銜反著直畧反鄉

本亦作嚮許亮反下篇同綌音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

求徐音蚪道子由反又在由反疏用事九圍此言用事

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地球

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

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

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舉事甚

得其中數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終餘同傳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箋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贊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琕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

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綵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綵旒首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是為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傳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

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難不竦百禄是總傳難恐竦懼也箋云不震不動

不可驚憚也音義

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俊鄭俊也又一云毛

亦作俊讀厯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及寵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敷音孚本亦作傳難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酸疏正義曰毛以為此又言成音宗恐曲勇反憚丹末反疏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為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禄於是總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為此又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為下國作英

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傳正義曰傳讀共為恭敬之恭故為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龍之為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寵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宜為榮名且韻宜為寵故易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

柔得中勇敢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  
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  
誰敢禦害我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傳苞本蘂  
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君以大國  
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建於天者故天  
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  
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  
吾皆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

桀則同時誅也音義

旆蒲貝反鉞音越中張仲反蘖五  
葛反韓詩云絕也韋顧二國名也

漢書古今人表作韋  
鼓已音紀又音杞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成湯進勇  
此述為勇之事有有武功有王

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

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

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二代既滅封其支子

為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

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蘖餘承藉雖重必無

德行莫有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

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

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雖有韋顧昆吾黨桀為惡成湯

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

桀羣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真為天子鄭唯

以苞為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為大國而不能遂連

故九州歸湯餘同傳正義曰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木固

以苞為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藥謂根本已顛更生枝餘故云藥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箋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藥藥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藥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於今王為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為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大禮盛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夫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韋承韋者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已姓昆

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  
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  
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為  
伯也為商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  
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  
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  
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  
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是  
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  
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  
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移  
放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  
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  
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傳業世也業

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三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

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商

王湯也音義

中如字又張仲反撓汝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

下疏正義曰毛以為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末興之時同疏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為卿士此卿

士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為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為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筴正義曰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筴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為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為威之義傳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是則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夷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為公

官此言卿士者  
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序殷武祀高宗也疏

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

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修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末章言其修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傳捷疾意也

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荊州之楚國也果深哀聚也箋云有鐘鼓曰伐果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箋云緒業也所

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勅整截然

齊一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音義

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果面規反說

文作果從冈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哀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窄也俘音孚囚也處昌慮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捷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

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為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冢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傳正義曰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冢者深入之意故為深也哀聚釋詁文義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處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緒業也者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

業言高宗之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傳鄉所也箋云氐羌夷狄國在

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

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

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

遠夷之不如音義

氐都啼反世見賢通反而背音佩

疏

箋正義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

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父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叙未伐本其告責之禮耳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傳辟君適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

懈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

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音義

多辟音壁下同

注放此王音僻邪也適直革反注同

疏正義曰此亦責韓詩云數也解音懈注同朝直遙反楚之辭言上天

之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修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正義曰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

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  
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  
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  
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  
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  
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十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  
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銓結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  
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就其服之  
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  
為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  
面相距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總諸義而論之云賈  
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  
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詩傳無稱焉則  
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  
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  
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

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  
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  
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橐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  
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  
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  
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  
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  
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為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為九服蠻  
蠻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  
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  
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  
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  
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  
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泊乎禹治  
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而

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經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為證非所以為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隨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橐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

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

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下國使為

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

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音義

僭子念反王疏傳

義曰嚴敬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箋正義曰降下遑

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侯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業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傳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

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音義

重直用反疏正義曰此又責

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桯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桯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榱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斲而遷之正斲於榱上以為桷與衆楹路寢

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

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音

義

斷音短注同斲直角反說文云斲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椳椳音角椳丑連反又力

鍾俗作易以鼓反下同椳陟金疏正義曰毛以為高宗

反掄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疏前王有廢於政教不

修寢廟者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

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斬斲之於是遷

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

也以松為屋之椳椳有椳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闕然而

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修治寢廟復

故法也鄭以虔又為椳言正斲於椳上又以旅為衆唯

此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徙

謂徙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椳者椳也椳以長為

善故槩為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  
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槩為桷之長貌則閑為楹之大貌  
王肅云桷楹以松栢為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  
大貌箋正義曰槩謂之榱釋宮文孫炎曰槩斲材質也  
以其方論斲斲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  
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九丸之文  
在斲邊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材木也  
言為桷與衆楹則訓旅為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  
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  
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修  
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  
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  
殷明即為寢廟其不修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  
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為先明亦修廟故連言之經  
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注疏卷三十

毛詩注疏卷三十考證

商頌烈祖章亦有和羹○和說文通釋作盃羹說文作  
鬻

長發章海外有截○漢書作海水有截

為下國綴旒○綴旒禮記作暇郵正義曰引齊魯韓詩  
也

為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輔廣曰駿厖作大厚無意  
味當從董氏說作駿駟謂馬也李光地曰綴旒以旗

喻言其為四國繫屬也駿厯以馬喻言其為四國雄  
長也

武王載旆○旆說文作𣎵韓詩外傳荀子作發

則莫我敢曷○曷漢書作過

殷武章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左傳作不敢  
怠皇命以多福

毛詩注疏卷三十考證

原任刑部侍郎

臣

勵宗萬謹言昔孔子刪詩以授

子夏而小序傳焉漢世詩有四家齊魯韓先立學  
官平帝時毛詩始立鄭氏箋之厥後齊詩久亡魯  
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有傳者歷晉至隋毛鄭  
大行唐孔穎達奉詔作疏據全緩何允舒瑗劉軌  
思劉醜劉焯劉炫等本刪繁增簡而成書趙乾壽  
賈普曜等覆正之學者尊奉無敢異議迄於有宋  
劉敞歐陽修王安石蘇轍始用已意有所發明然

大程子呂祖謙猶主序說獨朱子手定集註一書  
於是李樗張軾戴溪嚴粲諸人雖各自名家咸宗  
朱氏迨何基受業黃幹親得其傳王柏金履祥許  
謙授受相承四傳無間而毛傳鄭箋其傳習之者  
罕有其人矣夫毛鄭二學極其廣博其不合于經  
者自不能免然去古未遠定有師承故鄭樵謂其  
與尚書左傳國語儀禮孟子合者確乎可據而馬  
端臨亦云雅頌之序可廢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

也臣等奉

勅校刊謹採諸經史先儒論說中有可疏通證明者用  
以參訂其同異而各附卷末云

臣謹識



謹案第四頁前四行傳閑也刊本閑訛閑今改

第六頁前二行疏夏后氏足鼓刊本足訛祝今改

第十頁前七行箋假升也刊本升訛大據疏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疏既戒既平諸本既平訛且平

據經文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疏比月大祭諸本比訛此據春

秋傳改

後七行疏因禘事而致哀姜諸本姜訛美據左傳

改

後八行疏文二年秋八月祫諸本二訛三據春秋  
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疏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  
薨諸本八訛六據春秋改

後一行疏八年皆有禘祭諸本禘字下訛衍祫字  
據疏義及春秋節去

後八行疏仍恐後儒致惑諸本儒訛據疏義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傳有娥氏女簡狄刊本娥訛娥  
今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疏又受命不殆刊本殆訛怠今  
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疏失其正也刊本失訛夫據監  
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疏言奄有九有諸本奄訛九  
據傳及下疏文改

第二十二頁後一行期年之間刊本期訛則今改  
後七行疏既醉言維何者刊本何訛河據既醉經  
文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疏赤則赤燦怒刊本燦訛標  
今改

後一行疏易緯稱三王之郊刊本三王訛王王今  
改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經幅幘既長刊本隕訛幘今

改

第二十七頁後二行疏以其承黑帝立子諸本帝  
訛商今改

後四行疏文武不先不密諸本不先訛之先據國  
語改

後五行疏握河紀刊本握訛掘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疏相土能繼契刊本繼訛斷

據監本改

後六行箋天用是故愛敬之也諸本用訛命據宋  
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四行疏晉語宋公孫固諸本語訛  
澠固訛因據國語改

第三十一頁後五行音義憚丹末反諸本并同據  
字書無此音疑悞

第三十二頁前一行疏龍之為和諸本龍訛龐據  
傳改

前六行疏則此宜為榮名諸本宜訛豈今改

前七行有虔秉鉞刊本鉞訛越今據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疏二代既滅諸本二代訛克  
代據下文二王之後改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箋畏君之震諸本君字訛吾  
字據左傳改

第三十八頁前三行音義王音僻邪也刊本音訛  
者今改

第三十九頁前八行疏泊乎禹治洪水刊本泊訛

泊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箋則命之於下國諸本下訛小

據經文改

前七行疏襄公二十六年諸本二訛一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膳錄監生臣陸學稼